

集部

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十八

禮部楊雲翼二十一首 補一首

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詞賦亦中乙科天資潁悟博通經傳至於天文律歴醫卜之學無不臻極事母孝與人交款曲周密處事詳雅而能以大節自任南渡後二十年與禮部閑閑公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而

公以後輩自處不敢當也宣宗頻歲南伐事勢有決不可者論議之際時相多以避嫌不敢言公獨直言極諫以為兩淮生靈皆陛下赤子不能外禦北兵而取償於宋以天下為度者不如是也是後再出兵時全一軍幾為宋人所覆宣宗悔悟責主兵者曰我當何面目見楊雲翼耶興定末拜吏部尚書中外望其旦暮入相竟以足疾不果正大五年八月終於翰林學士年五

十九謚曰文獻天下識與不識皆哀惜之至今評者以為百餘年以來大夫士身備四科者惟公一人而已子恕字誠之第進士今在燕中補歸潛志正大初上銳於政朝議置益政院官院居宮中選一時宿望有學者如楊學士雲翼史修撰公變呂待制造數人兼之輪值每日朝罷侍上講尚書貞觀政要數篇間亦及民間事頗存補益楊公與趙學士秉文共集自古治術

分門類號君臣政要為一編進之此亦開講學之漸也然歲餘亦罷

陽春門堤上

薄薄晴雲漏日高雪消土脉潤如膏東風可是多才思先送輕黄到柳梢

光林寺

烟浮霜塔閉禪關今日先生杖屨閒碧水同來弄明月黄塵不解汙青山因緣多自成三宿物我終同付八還

欲識光林全體露松花落盡嶺雲間

上白塔寺

睡飽枝笻徹上方門前山好更斜陽苔連碧色黿趺古松落輕花鶴夢香身世窮通皆幻影山林朝市自閑忙簾幡不動天風静莫聽鈴中替戾岡

聞韶圖

千古神交寄至音聞韶想見聖人心容聲便落筌蹄外後學休從肉味尋

張廣文逍遥堂

方寸閒田了萬緣大空物物自翛然鶴鳬長短無餘性鵬鷃高低各一天身内江湖從濩落眼前瓦礫盡虛圓叩門欲問姑山事聾瞽由来愧叔連

侯右丞雲溪

功成何許覔菟裘天地雲溪一釣舟夢破煩襟濯明月詩成醉耳枕寒流西風歸興隨黃鵠皎日盟言信白鷗政恐蒼生未忘在草堂才得畫中游

大秦寺

寺廢基空在人歸地自閑綠苔昏碧瓦白塔映青山暗谷行雲度蒼煙獨鳥還喚回塵土夢聊此弄潺灣

蔡村道中

水連深竹竹連沙村落蕭蕭已暮鴉行盡畫圖三十里青山影裏見人家

戴嵩畫牛

春草原頭雨濕烟夕陽渡口水吞天披圖坐我風蓑底

一夢長林二十年

迴文

梧井落花秋寂寂竹窗揺月夜沈沈孤鸞舞處回腸斷遠鴈來時别恨深

煙雨

涼氣先秋至重陰接望迷有無山遠近濃澹樹高低鳥雀枝間露牛羊舍北泥支頤正愁絶風雨過前溪

和吕介甫

山下三秋雨山中六月涼樹林溪谷暗花藥小闌香夢破風開卷詩成鳥送觴紅塵多內熱底用苦奔忙

漫興

乍寒簾幙一燈青從吏羇情爾許清葉擁西風秋有思天垂北斗夜無聲吟蛩遶夢家千里過鴈連愁月四更寄語黃華耐岑寂好看霜蘂到歸程

雙成寺中登樓

雲意生陰晚不收西風疎雨一江秋畫圖忽上闌干角

隱隱平灣轉釣舟

父老　寄樂平令胡德玉

老去宦情薄秋來鄉思多遥憐桑壠在無奈棘林何白水青沙谷黄雲赤土坡幾時隨父老社酒太平歌

應制雪詩

陰雲破臘不曾晴瑞雪隨風落五更積玉未平鳷鵲瓦飛花先滿鳳凰城潤深農畝千疇綠壓壓龍沙萬里清最好壽杯浮喜色明年洗眼看昇平

元日

香灺猶餘去歲烟五更斗柄已回天來從天外春何早俵向人間老不偏莫問流光似流水且從今日數今年東風五十七年夢夢覺還驚雪滿顛

太一湫

四崖環抱鏡光平數畒澄泓石底清寒入井頭千丈雪淨涵巖際一天星傍人爭出魚依勢銜菓飛來鳥護靈日日東風送潮出只應絶頂透滄溟

應制白兎

聖德如天物效祥褐夫新賜雪衣裳光揺玉斗三千丈氣傲金風五百霜禁籞合棲瑶草影御爐猶認桂枝香中興慶事光圖譜蹡坐齊稱萬壽觴

李平甫為裕之畫繫舟山圖閑閑公有詩某亦繼作

名利走朝市山居良獨難況復山中人讀書不求官東巖有佳致書室方丈寛彼美元夫子學道如觀瀾孔孟

澤有餘曾顏膏未殘向來種德深直與山根蟠之子起其門孤鳳騫羽翰計偕聊爾耳平步青雲端揭來遊京師士子拭目觀禮部天下士文盟今歐韓一見折行輩洽如平生歡舞雩詠春風期著曾點冠五言造平淡許上蘇州壇我嘗讀子詩一倡而三歎世人非無才多為才所漫高者足詆訶下者或辛酸吾子忠厚姿不受薄俗謾晴雲意自高淵水聲無湍他日傳吾道政要才行完會使玆山名與子俱不刊

閉閤公為上清宫道士寫經并以所養鵞羣付之

諸公有詩某亦同作

會稽筆法老無塵今代閉閤是後身只有愛鵞緣已盡舉羣還付向来人

登六賢堂

榆關城構倚長天寂寂虚堂像六賢行善槩皆傳故里功名何異寫凌烟子孫繼業何知在桑梓牽情我自憐無限雲山遮遠目登臨時遣興悠然

附元好問楊文獻公神道碑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葢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目亦不一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亦不能躐等而取之也維金大定以還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與鄉里之彥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祿益輕一

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迨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相信甫之樸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玉馮亳州叔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尚書充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户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吏能張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許司諫道真陳留劉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禄雷御史希顔之剛稜疾惡累

葉得人於兹為盛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内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為中國之大平治之久河嶽炳靈實生人傑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降才爾殊取稱斯允商畧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愧是以首一代而絶出然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為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計

之者知公為未盡與公諱雲翼字之美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占籍焉曾祖處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他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葢誠之一物存諸己則忠加諸人則恕是道也出於人心誰獨無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愧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真吾子

孫也祖郁用公貴封贈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弘農郡太君考恒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弘農郡太夫人公天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八歲知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第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考滿留再任承安四年出為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决獄寛平大為總管賢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為太學

博士丁内艱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本官從左丞撥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章宗先已識公即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陛辭諭之曰卿至官下有所建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又明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公才學優贍精於術

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俄兼禮部郎
中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二年有司
例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公姓名起授前職兼吏
部郎中三年超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
宋國歲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由鄜延內侵
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富察阿爾布色為
副元帥以禦之公奏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兵
交而敗辛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讀學士同修國

史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懇故特留之以便諮訪卿宜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信小人多變舊章榷貨提舉司王三錫奏請榷油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户部尚書完顔天寵輩百餘人同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戩等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為榷貨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

良法竊為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為異
竟以事譴公公不之卹也興定二年擢拜禮部
尚書兼知集賢院事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
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枕藉公提舉醫藥飲食
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
部尚書且有後命卿之聞望舊矣今以選曹授
卿宜振肅紀綱盡革前弊朕之待卿尚當不止
此耳公涖政裁畫有方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

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為程式或少有不合一切罷去公奏從寛收録旬月政成不動聲氣而姧吏為之縮手朝誉歸焉九月上召户部尚書高夔及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内殿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為言上俯首不樂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今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

室承立權叅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為言詔公就鞫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聞之向西北二敵合兵來侵平凉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擁强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哈達者以孤城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

免官而哈達遂總機務五年以疾求解復為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元光二年復申前請宣宗不得已許焉哀宗即位圖任舊人首命公攝太常卿正大元年復翰林學士其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省費者公以為省費事小一戶部足以辦似不足以議樞密院專制軍政蔑視尚書省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當總其綱領副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相

或不得預聞欲使軍民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

獨以此應詔二月復為禮部尚書兼侍讀明年

設益政院於内廷取老成宿德充院官極天下

之選得六人而公為選首名為經筵實内相也

每召見公獨得賜坐且呼學士而不名也初命

講尚書公為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舉子分

章析句但知為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

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

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萬年龜鏡錄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公見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寖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

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其可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軔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若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療之之術對曰無

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豈獨治身至於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上瞿然知其為醫諫也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遣其繖猷閤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及振危急者數事數往返不能決弁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考試勞心遘疾明年八月之七日卒於私第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九累

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弘農郡侯謚曰文獻
某郡呂氏封弘農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樸前
公卒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人
適某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
事惠簡公之女以事姑嘗有後言即日棄去不
以相家子為難待二弟仲翼叔翼備極友愛家
貲悉推與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與人言昆弟
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

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為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既寡挈孤幼來歸公處之官下在律疎屬及外親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卒為名士其長庭簡者登上第公天資雅重自律為甚嚴而其待人者寛以約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為天官為春官為翰長為奉

常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號楊趙高文大册皆
出其手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奬藉
後進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
長者之事益其所未盡而勉其所可致苦言至
戒或寓於欵曲周密之間異時想聞風采若龍
門之峻朗出天外及一被接納則又恨造之之
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然無所營及當官
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公見之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為地則疑與之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公為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益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為戰地進而爭利於

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為屯潛師於淮以斷饟道或決水以豬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公言朝臣多諛辭天下有治有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強有弱今但言強而不言弱兵家有勝有負今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然乎

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勢先動圖宋人今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遠且有巴蜀為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西北有警而綴我耶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且我以騎當步理可萬全臣尚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故耳益泰和以冬征而今以

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脉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脉盛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至於乣軍亦驅之為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勁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擄其守臣敗吾軍而擒其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

既非前日柰何待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報是秋公主貢舉且取高帝以天下爲度命題以諷馬時全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何涇等十有一人爲遊騎所廹渡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以重私渡者防姧僞也今平民爲

敵所廹奔入於河為逭死之計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死於法爾後惟有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雨雹詔公審理寃獄而不及陜西公言天地人通為一體令人一肢受病則四體為之不安豈可専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寃陜西公之重人命慎於兵刑者類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

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語破的衆無異詞有以太乙新歴上進者尚書省檄公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歴家稱馬德陵以庚寅日啓土司天生陳舜舉言國音屬商金在庚為絶宜用乙酉金王日吉詔公決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雖為金王終與行年相戾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且五行之說在漢人猶以為不經前世如吕才一行皆神於術數尚辨以為不可用本朝部姓馬可必其於五音何屬乎卒從公議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賦一篇句股機要象數雜說積年雜說皆藏於秘府孤子恕奉公之柩將葬於某原之先塋涕泗百拜謁門下士元好問言先公孝弟忠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兼善天下者翰林修撰王彪事狀具在墓當有碑敢質

之以為請好問謝不敢當怨以大義見責曰先
公平生以國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
於後世乎好問度不可以終辭再拜曰謹受教
乃為文刻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天稟之厚百
可施曾門之傳儼若思菁莪樂育並以資大器
備具無磷緇山甫吉甫其庶而魯無君子焉取
斯貞祐南駕傾朝支惣兵横出紛僵屍丁男役
苦輸膏脂公獨上前陳苦辭同仁一視父母慈

越肥秦瘠小智私兩淮民命我所司忍令矛端
舞嬰兒崑崙神泉獲采芝危國可活民不疵如
公豈無匡復姿天廢商久實為之孺子可教猶
帝師惜哉不遭隆準時東隅之日今崦嵫顧瞻
喬木為齎咨峴山墮淚方在茲零落何必西州

詩

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黄嘉績

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十九

王内翰若虚 三十八首 補二首

若虚字從之稾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少日師其舅周德卿及劉正甫得其論議為多博學强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善持論李屏山杯酒間談辯鋒起時人莫能抗從之能以三數語窒之使噤不得語其為名流所推服類此

釋褐鄜州録事歷門山令入翰林自應奉轉直
學士居泠局十五年崔立之變羣小獻諂為立
起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從之從之外若遜辭而
實欲以死守之時議稱焉北渡後居鄉里癸卯
三月東游與劉文季輩登泰山憩於黄峴峯之
萃美亭談笑而化時年七十從之天資樂易負
海内重名而不立厓岸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折
行輩交之滑稽多智而以雅重自持謀事詳審

出人意表人謂從之於中外繁劇無不堪任直以投閒置散故百不一試耳自從之沒經學史學文章人物公論遂絕不知承平百年之後當復有斯人否也子恕字寬夫

補歸潛志興定元光間余在南京從趙閑閑李屏山王從之雷希顔諸公游多論爲文作詩趙於詩最細貴含蓄工夫於文頗粗止論氣象大槩李於文甚細說關鍵賔主抑揚於詩頗粗止

論詞氣才巧故余於趙則取其作詩法於李則
取其為文法若王則貴議論文字有體致不喜
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語言尤以時辭為戒與
李屏山之純學大不同嘗曰之純雖才高好作
險句怪語無意味亦不喜司馬遷史記云失支
墮節多韓退之原道如此好文字末云人其人
火其書太下字柳子厚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之
類此何等語千古以來惟推東坡為第一又多

發古名篇中疵病淵明歸去來辭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伯倫酒德頌有大人先生是寓言後聞吾風聲吾當作其韓退之盤谷序前云友人後云昌黎韓愈似不相識永叔蘇子美墓誌爭為人所傳既用爭字當曰人爭傳之不然曰為人所傳不須爭字子瞻超然臺記物有以蔽之矣虛字好此類甚多不可勝紀雷則論文尚簡古全法退之詩亦喜韓兼好黃魯直新巧每作

詩文好與朋友相商訂有不安相告立改之此亦人所難也

補歸潛志正大中王翰林從之在史院領史事雷翰林希顔為應奉編脩官同脩宣宗實錄二公文體不同多紛爭盎王平日好平淡紀實雷尚奇峭造語也王則云實錄止文其當時事貴不失真若自作史則又異也雷則云作文字無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觀故雷所作王多改竄雷

大憤不平語人曰請將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嘗曰希顏作文好用惡硬字何以為奇雷亦曰從之持論甚高文章亦難止以經義科舉法繩之也

補金史崔立之變羣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詔王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搆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

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埽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吾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言何事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可信乎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使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衆議屬二君且已

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
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
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叙
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若虛有慵夫集
滹南遺老集若干卷

攄憤

非存驕騫心非徼正直譽浩然方寸間自有太高處平
生少諧合舉足逢怨怒禮義初不愆謗訕亦奚顧孔子

自知明桓魋非所懼孟軻本不逢豈為臧氏沮天命有窮達人情私好惡以此常泰然不作身外慮

贈王士衡

王生非狂者乃以善哭稱每至欲悲時不問醉與醒音詞初惻愴涕泗隨縱横問之無所言生客笑且驚王生不暇䘏若出諸其誠蹉跎與生友此意猶未明絲染動墨悲麟亡傷孔情韓哀峻嶺陟阮慼窮途行涕流賈太傅音抗唐衢生古來哭者多其哭非無名生其偶然歟

何苦推神形如其果有為為爾同發聲

貧士歎

甑有塵瓶無粟北風蕭蕭吹破屋入門四顧何淒涼穉子低眉老妻哭世無曾子敬郭元振之真丈夫故應餓死塡坑谷蒼天生我亦何意葢世虛名食不足爭如只使冗且愚大腹便便飽粱肉

感秋

西風撼庭柯疎葉鳴策策天地一蕭條羈懷亦岑寂青

春恍如昨轉盼年半百自從長大來轉覺日月迫功名非所慕老大不足恤怛然感時心自亦不能釋清晨理短髮已見數莖白刀鑷雖可施殆似兒子劇此身委蛻耳毀棄無足惜況於毛髮間而乃强脩飾青青如陸展星星行復出畢竟白滿頭復將何所摘

生日自祝

空囊無一錢羸軀兼百疾況味何蕭條生意渾欲失清晨聞喧呼親舊作生日我初未免俗隨分畧脩飾舉觴

聊自祝醉語盡情實神仙恐無從富貴安可必脩短卒同歸何足喜與戚一祈䴥康强二願早閒適衣食無大望但願了晨夕萬事不我攖一心常自得優游終吾身志願從此畢

失子

姸姸掌中兒捨我一何遽其來誰使之而復奄然去平生三舉子隨滅如朝露顧我能無悲其如有天數自從學道來衆苦頗易度有後固所期誠無亦何懼人生得

清安政以累輕故婚娶眼前勞託遺身後慮百年曽幾何為此雛稚悞顧語長號妻此理亦應諭

憶之純三首

幼歳求真契中年得偉人傾懷當一面投分許終身燈火談玄夜鶯花逐勝春何時重一笑朐次欲生塵

面目三年隔音書萬里遥宦途俱蹭蹬心事各蕭條志大謀常拙身孤道易消本無當世用隱處會相招

雋氣輕天下高情到古人銜杯曼卿放下筆老坡神時

論誰優劣人材自屈伸窮愁須理遣不必淚沾巾

復寄二首

志大言高與世違拂衣真作竹林歸黃塵道口風波惡未必先生自處非

自笑趨塵亦强顏食謀未免敢言閒紫芝之果可充饑腹從于玉屏巖石間

病中二首

學道今何得謀生久不成藍衫幾棄物絳帳亦虛名事

拙應天意交疎即世情煩憂時自解感觸又還生

鬱鬱窮愁意營營久病身詩情渾欲減藥物但相親未得驅窮鬼終須問大鈞三時勞慰撫甚愧故人真

感懷

枉卻全家仰此身書生那是治生人百憂耿耿填胸臆强作歡顔慰老親

自笑

酒得數杯還已足詩過兩韻不能神何須豪逸攀時傑

我自世間隨分人

別家

到了身安是本圖何須身外覓浮虛誰能置我無饑地
却把微官乞與渠

慵夫自號

身世飄然一瞬間更將辛苦送朱顔時人莫笑慵夫拙
差比時人得少閒

西城賞蓮呈晦之 晦之自號放公

舊賞回頭已隔年高花又見出新妍偶成濁酒狂歌會恰及斜風細雨天樂事適來偏有興閒身常得分無緣作詩莫怪多誇語差比放公先着鞭

題淵明歸去來圖五首此下皆中年所作

靖節迷途尚爾賒苦將覺悟向人誇此心若識真歸處豈必田園始是家

孤雲出岫暮鴻飛去住悠然兩不疑我自欲歸歸便了何須更説世相遺

拋却微官百自由應無一事挂心頭銷憂更藉琴書力

藉問先生有底憂

得時草木竟欣榮頗為行休惜此生乘化樂天知浪語

看君於世未忘情

名利醉心濃似酒貪夫哀哀死紅塵折腰不樂翻然去

此老猶為千載人

翰長閒閑公命題城南訪道圖戲作二詩且為解

之云

得道由來不必勞癡兒含父漫逋逃閒閒老子還多事時向招提打一遭

竹木蕭森蔭綠苔幽襟自愛北軒開主人無說吾何問乘興而來興盡迴

答鄭下辨禪師見戲代防禦高侯

酒肆淫房總道場偶然游戲亦何妨阿師自墮泥犂趣更笑春風柳絮狂

還家五首

日日他鄉恨不歸歸來老淚更沾衣傷心何啻遼東鶴
不但人非物亦非
荒陂依約認田園松菊存亡不足論我自無心更懷土
不妨猶有未招魂
山杏溪桃化棘榛舞臺歌榭墮灰塵春來底事堪行處
門外流鶯枉喚人
回思夢裏繁華事幸及當年樂此身閒立斜陽看兒戲
憐渠虛作太平人

艱危嘗盡鬢成絲轉覺讙譁不可期幾度哀歌仰天問
何如還我未生時
山谷於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有言文首
東坡論詩右山谷之語今之學者亦多以為然漫
賦四詩為商畧之云
絶足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後
始是江西不幸時
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袞袞筆頭傾莫將險語誇勍敵

公自無心與物爭

戲論誰知出至公蝤蠐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様

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為貴衣鉢相傳豈是真已覺祖師低一著

紛紛嗣法更何人

王内翰子端詩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

天其小樂天甚矣漫賦三詩為白傅解嘲

功夫費盡漫窮年病入膏肓豈易鐫寄語雪溪王處士

恐君猶是管窺天

東塗西抹鬬新妍時世梳粧亦可憐人物世衰如鼠尾後生未可議前賢

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背豈勝鞭世間筆墨成何事此老胸中自有天

宮女圍碁圖

晝日羊車不見過春來雨露向誰多爭機决勝元無事永日消磨不奈何

緱山廟

緱山突兀上空虛古栢森森幾萬株一自吹笙仙去後乘鸞曽返故鄉無

附五嶽志王從之隱居泰山跏趺而化人稱其地曰蜕仙巖元人有石刻

附遺山集公幼穎若夙昔在文字間者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褚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德卿公舅行自齠齔間識公為偉器教督周至

盡傳所學及官四方又託之名士劉正甫使卒業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甲科公資稟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於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為章句所困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為夸而史學以探賾幽隱為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即足何必呶呶如是其論道之行與否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

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
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黄魯直著論評之凡
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之為人强記黙識
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文以歐蘇為正脉
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秉史筆十
五年新進入館日有記録之課書吏以呈宰相
必問王學士曾黙竄否又善持論李右司之純
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談辭鋒起公能三數

語窒之惟有嘆服而已典貢舉二十年門生半天下而不立崖岸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慇重之滑稽無窮談笑尤有味而以雅重自持朋會間春風和氣周浹四座使人愛之而不忘也

附濟南集若虛與彭悅王權周嗣明為林下四友自為贊并序云東垣彭子升悅王士衡權周晦之嗣明皆予心契也晦之於予為親故其相知最早後游京師始識士衡於稠人中言論慷

慨遂如平生當是時泛見子升而未熟也已而復定交於鵰次子年為長子升次之士衡又次之而晦之最少吾四人者臭味相似而意氣相投者也故不結而合既合而歡至於益深而莫之間其好惡取舍互有短長而要歸於中辨爭譏刺間若不能相容而終於無憾方其俱在里中行必偕宴必共詩雖不多而嘲戲贈答時出數語以相娛酒雖不廣而花時月夕一杯一酌

亦自不廢也嘗約他年為林下之游且各為别號以自寄焉𥁞子以慵夫而子升以澹子士衡為狂生而晦之則放翁也曰澹曰慵曰狂曰放世以為怪而自謂其真施於仕途固非所宜而在隱居則無害也是故安之而不疑為是約已遂想像而賛之云盤礴兮巖阿容與兮煙蘿藉豐草兮偃臥引長風兮浩歌塵海邈其如隔渺高軒兮不我過險而風波密而網羅突而干戈

如四人者何又慵夫自號云身世飄然一瞬間

更將辛苦送朱顏時人莫笑慵夫拙差比時人

得少閒

附陵川集郝經呈王内翰云霜落雲枯秋盡時

翰林遺得桂林枝春風久已歸桃李刧火從渠

照虎貔白髪操戈浮世在赤心傾蓋幾人知壺

中有酒無天地醉後休歌貝錦詩案詩中所云

白髪操戈醉歌貝錦應為崔立功德碑一事言

之也於時從之顧惜名節自分一死雖以遜辭
理喻而羣小輩終不能奪故元裕之表其墓稱
其執義不為也然金史謂碑文為裕之所作而
從之冐為之删定數字於劉京叔則但云起草
而已則當時事過之後讒人之口不但交攻裕
之恐尚有援從之以分謗者故伯常之詩云爾
也

補金王鶚滹南集引予以剽竊之學由白衣入

翰林當代鉅公如趙閑閑楊禮部滹南先生皆士林儀表人莫得見之而一旦得侍几硯渾源雷希顔良鄉王武叔河中李欽叔亦稱天下之選而十年得與從游故予嘗自謂叨取科第未足為幸而忝側英游之末茲所以為幸也歟玉堂東觀側耳高論日夕獲益實多然愛予最深誨予最切愈久愈親者滹南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性聰敏蚤歲力學以明經中乙科自應奉文

字至為直學士主文盟幾三十年出入經傳手未嘗釋卷為文不事雕琢唯求當理尤不喜四六其主持名節區别是非古人不貸也壬寅之春先生歸自范陽道順天為予作數日留以手書四帙見示曰吾平生頗好議論向所雜著往往為人竊去今記憶止此子其為去取之予再拜謝不敏明年春先生亡矣越四年其子恕見予於燕京予盡以其書付之又二年藁城令董

君彦明益以所藏𧂐為四十五卷與其丞趙君壽卿倡義募工將鏤諸板以壽其傳囑爲引予謂先生之學之大本諸天理質諸人情不爲孤僻崖異之論如三老三宥五誅七出之説前賢不敢議而先生斷之不疑學者當於孔孟而下求之不然殆爲不知先生也先生諱若虛慵夫其自號云歲屠維作噩閏月初吉日後進東明

王鶚斂衽書

麻徵君九疇 二十九首

九疇字知幾莫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廟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弱冠任太學有聲場屋間南渡後讀書比陽山中其詩云讀書空山裏落月低巖幽山鬼語夜半怪我非巢由又云壯士半凋落鐵花繡吳鈎始以古學自力博通五經於易春秋為尤長少時有惡疾就道士學

服氣數年疾遂平又從宛丘張子和學醫子和以為能得其不傳之妙大率知幾於學也專故所得者深饑寒勞苦人所不能堪者處之怡然不以累其業也嘗為郾城張伯玉賦透光鏡欽叔傳之京師趙禮部大加賞異貼壁間坐臥讀之典定末府試經義第一詞賦第二省試亦然簾試以脫悞下第知幾先有才名又連中甲選天下想望風采雖牛童馬走亦能道麻九疇姓

名正大三年右相侯蕭公趙禮部連章薦知幾可試館職乃賜盧亞榜第二甲第一人及第授太祝權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知幾天資野逸高騫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則逕去不返顧自度終不能與世合未幾謝病去作詩工於賦物如夏英公篆韻其詩云千狀萬態了不同哭鬼號神自茲始簡如庖羲地上畫縈如神農日中市闠如有娀乙鳥卵方如姜嫄巨人履傾如怒觸不周山遡如逆上蟠叢水積如女媧石未鍊碎如昆吾瓦經毀蚩尤旗張尾後曲黃帝鼎成足下峙五丈專車斷

禹戈九日横天落翠矢流𥝩不去龍垂髯銜書忽來鳳俛觜方相四目闞門闕夔牛一脛踔階陀貌似心猶未必然

顧君注釋車南指　及手植檜印章等詩可見也字畫正書八分皆有功詩最其所長少時猶失持擇近詩精深峭刻似其為人他文不及也

明昌以來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寫成展開無一字晝夜放光明合河劉滋文榮六歲有詩云鶯花新物態日月老天公劉徵伯祥七歲被旨賦鳳

凰來儀新恩張漢臣世傑五六歲亦召入賦元
妃素羅扇畫梅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裁其
後常隱居不出餘三人者皆無可稱道獨知幾
能自樹立一日名重天下者舊如閑閒公且以
徵君目之而不名也壬申歲遇亂卒年五十平
山常仲明之子德葬之小商橋傍近趙莊
補歸潛志麻九疇知幾初名文純易州人幼頴
悟善草書能詩號神童既長入太學刻苦自勵

爲趙閑閑李屛山所知南渡後居郾蔡間入遂平西山讀書爲經義學精甚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乙科經義魁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南都婦人小兒皆知名廷試以誤絀士論惜之已而隱居不為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説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恠而問之且知知幾為師近臣言其有才學平章政事侯公摯翰林學士趙公秉文俱薦之特召賜進士第以病不拜官

告歸病已赴調授太常寺太祝俄入翰林後以病去居鄠久之北兵入河南知幾挈其孥入確山避亂後復出為兵士所得驅之北邊至廣平病死知幾為人耿介清苦雖居貧不妄干求卓然以道自守然性隘狹交游少不愜意輙怒去益處士之剛者也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方與名醫張子和游盡得其學為文精密巧

健詩尤奇峭妙處似唐人嘗作透光鏡篆韻詩人爭傳寫後以避謗畏時忌持戒不作詩益潛心為易學與張伯玉宋飛卿雷希顏李欽叔及余先子善先子初攝令郾城日與唱酬為友後知幾試開封先子為御史監試而王翰林從之李翰林之純為有司因相與讀舉子之文見其有雄麗者相謂曰是必知幾因擢為魁已而果然士林以得人相賀晚為趙閑閑所知有送麻

徽君序并詩云

附趙秉文答麻知幾書知幾足下相别數月靡日不思山川遼濶致稽裁布人至辱長書累幅意旣勤厚殊慰馳想不審比來舊疾差减否甚懸懸也聞御榜到日足下與李濟之適同榻一升一沉不能不悵然也然此亦何足置懷前者足下與李欽叔各魁省貢羣口嚽嚽爭為毀訾及欽叔連中兩科然後心服如使足下一第後

試制策試宏詞當與欽叔並馳爭先未知鹿死

誰手豈可成敗論事者哉僕少時應舉被黜戚

戚若不復堪處然窮達自有數顯晦自有時以

今觀之向之戚戚者何其妄也足下又平生孤

苦百狀有求鷙得鳩種稷得稗之說天生大賢

如足下者必將有用又安知今日之窮天將昌

其道非足下之福耶若得一器淨水照足下宿

命還本知見當不出此言也足下生知夙習再

來人也三生學道豈不知此大抵一時才人多恃聰明少積前路資糧故佛謂之福慧兩足尊足下無乃近此類尚何怨耶假使吾輩萬一臨死生之際亦當安時處順況未至是耶足下所喜韓子歐子之學固為純正如退之感二鳥賦上宰相三書亦少年未知道時語也其後諫佛南遷若與死生利害相忘者然過黃陵廟求哀乞靈恐死瘴霧中亦學聖人而未至者今之士

人以緝綴聲律為學趨時乾没為賢能留心韓
歐者幾人僕固不當洗垢求瑕若孔子與子貢
顔淵問答有不容何病之語第恐孔顔不爾耳
也因論聖賢之分闕　為忠誠為
謹廉為放逸為耿介豈以窮達而異心哉足下
又謂山林有至道芻蕘有至人可隱可訪誠哉
是言當今之世豈必忘言如達磨談道若莊生
然後為得也談道吾敬常先生王賢佐談禪吾

敬萬松秀玉泉政論醫不及儀企賢任子山經學與文章不及李之純與足下如足下一病自不能療便謂舉世無知醫者可乎足下易學自可忘憂遺老至於釋老二家勿謂秦無人聞頗喜雜學然慎所以習之者多難之世盆成括之徒當敬而遠之足下才高識明過僕數倍固不當為此喋喋亦期有以教我也方屬新秋善加調攝不宣

賦伯玉透光鏡

太陰淪魄元不耀太陽分光成二曜嗚呼恠銅盜此幻透影在壁與背肖奩開爗爗光走庭劃如剸犀乍脫鞘泓澄秋落百丈潭疑有龍向天門跳秦娃漢婉化爲土寵雨恩雲埋鳳詔當年椒塗鑑桃李身後泉臺映蓬藋枕簟無情草木香笙歌不暖梟狐嘯髑髏一醜不再妍不知持此將安照萬斛珠璣委俑人喚得偷兒成鬼剽耤問金椎一控時何如海上青蠅弔壽如金石佳且好

此銘此篆兩奇峭今誰子後曩誰先贏得紐樞經蟻竅千古繁華一夢醒恍然入手稱神妙丹砂紅紫翠羽青萬金難買人年少君侯新自洛陽來玉臺人物今温嶠相看大笑古人癡收鏡入奩還自笑

跋范寛秦川圖

山水人傳范家筆畫史推尊為第一揭來因看秦川圖天下丹青能事畢大山巖巖如國君小山鬱鬱如陪臣大石盤盤社與稷小石落落士與民一山一形似爭長

一石一態如布軍想君胸中有全秦見鐻削鐻鐻乃真
掌上長安近於日千樹萬樹生青春憶昔岐山鳳凰語
葱葱柞棫霑新雨昆夷束手窘須降不見功勲見歌舞
黄金鑄牛西入僰五丁雲棧通中國驪山宮闕九天高
六處孱王走銜璧不信詩書信法家闕東半被魚書惑
盡卷圖籍亦大好五十年兇都一埽章邯董翳舉如毛
沐猴冠委金陵道北原兵自天而下漢室傾頹如解瓦
祁山六出縱無功渭水猶堪飲君馬蟠蟠老將骨未朽

草付那能濟陽九技癢投鞭抵嵗星歸來鹿死何人手神武空矜賀六渾投機常落周人後竟令馮翊軟沙邊東風一夜吹新柳侵尋阜角相料理抛擲龍津浮汴水鶻頭過處已非隋不覺晉陽人姓李華清高宴覓宫梧舞馬如何護兩都縱得青騾還蜀道肉得沙場白骨無興亡自取不足吁可憐神州為盜區貪徵往古山川事忘却題詩賞畫圖

松筦同希顏欽叔裕之賦

犧尊青黃災木命羈絆剪剔傷馬性折松為筅得之天此君幸免戕殘横初象形似有代無不料奇功乃差勝人間斤斧不須勞生中活火鳴笙簫千秋蟄骨養霜雪一日奮鬛翻雲濤巖烟擊拂殷雷起顛風蹴踏銀山高莫嫌勺水懦無力如捲三江都一吸藉汝歲寒姿扶我衰朽質埽除幻夢不到眼洗刷埃霾下胸臆捫霞直與羡門期一笑桑田海波白

竹瘦冠為李道人賦

東方有物字豐隆以鳴為職驅羣聾萬頭濈濈囚凍窟欲出不出愁天公迴寒作暖出一噫黑帝不敢藏昆蟲所以獨為六子長揮斥元氣周神功車轟鼓震噴萬里六甲雲風隨喚起四陰用事合收聲猶奮狂陽鳴不已號令非時遭物玩草木不凋花再蕾惱得司秋訴帝閽漏泄機緘法當死天公大怪下桎梏推落車中墮巖谷非程非馬亦非人化作簹筤一枝竹勁氣剛風難遽銷夜聞風雨猶蕭蕭聳身直上三千尺天公又怪干雲霄

鬼壓神縛不聽出只見白雲鎻三日雲散惟餘青屈盤頣隱於臍變仙質道人真是萬物盜斫取為冠就天巧秋霜爭敢上頭顱常與春風同醉倒此冠固奇惜未大有冠獨在方之外日月為藤織四時烟霞為纓綿千載天潢絶漢梁虛碧北斗旋衡簪沆瀣不隨脂粉侶狻猊不逐風霜陪獬豸一任旋乾復轉坤頭上峩峩終古在欲作檀那施此冠不識先生若為戴

彈琴懷山中人

門前雪垂垂室中理朱絲手按十三徽心飛天一涯故人渺何許萬里驚鴻飛試憑朱絲語一聲聲亦悲一彈雪欲落再彈雪正作只在此山中故人今憂樂我欲彈文王岐山雲渺茫我欲鼓曾子無田可耘耔道遠望不及千山復萬水思君復思君正恐鬚髯皤后䕫若不來奈此宮商何春風早晚起百鳥喧庭柯時攜一罇酒為君奏雲和

夏日

亭柯碧合龍蛇影睡起轆轤鳴曉井一簾曉雨捲不晴
槐花滿地黄金冷屈指西風又到門相思團扇欲生塵
何時萬戸垂楊裏高揖金鞭逢故人

牛歎

誰憐宿料一生無身後仍遭金十奴帷蓋却教蒙狗馬
不知何事負農夫

清明

村村榆火碧烟新拜埽歸來第四辰城裏看家多白髮

遊春總是少年人

暮春山家二首

山烟向晩白濛濛人過棃花樹底風一犬不鳴村徑黑野燈孤起遠林中

語闌壯氣欲消磨奈此青燈永夜何壁上取琴彈一曲不知天外落銀河

手植檜印章

梁折山摧歎大成日華留得寸暉明不盈一握空蟲篆

未喪斯文麤姓名草木西周朝有𥘉圖書東觀死猶生二千年後司封紐未信裁時出此情

贈裕之

向來三度見君詩常望西山有所思誰料并州天絶處相逢梁苑雪消時賢人樂古聲猶在聾叟文高世豈知只恐神嵩不留客秦川如畫渭如絲

秋懷 江山如畫衣冠盡蒲柳無情宮殿秋亦用此韻者也

昨夜新涼御褐裘一番節物弄清愁月懸雙杵若為夜

人在一隅偏覺秋敗葉只能驚畫扇啼螿終不到朱樓

還鄉夢斷寒衾曉依舊雲山是蔡州

和伯玉食蒿醬韻

九尺東方生不如一侏儒飲啄各有程厚薄與生俱文

蒲及屈芰何乃淡以枯正如謝三雄甘心作羊屠伊蒿

本新材豈足充庖廚薄雪草堂徑新霜古城隅河南地

差暖冬有不死蕪青來澗邊筥綠入几上盂微香能侶

菊小苦賢於荼酷烈變醯醢薰醲破脂酥書生喜倒説

食亦變精麤藉問氷茶者何如羔酒乎況爾麥彼蕭蓬
茅固其徒偶然躐一等遽欲忘樵夫通來歲頗饑大半
殣在途攘肉或至犬首丘不如狐命賤秖求死計窮交
議逋尚有紈袴兒朝夕食於株寧知埽野稗一飽不易
圖遂令人輕生不畏鑕與鈇如君有蒿醬猶是千金軀

復次韻二首

五臓太多可張頤託臞儒自非何曾家安得海陸俱莊
周辛有栗不至魚肆枯何勞夷門市下車朱亥屠春韭

與秋菘歲晚不供厨蒿腹不蒿目大方果無隅爲醬非負口猶勝范萊蕪豈無青精飯駐顔炊一盂豈無菖蒲歜辟邪如神荼又豈無椒花除瘟等酴酥蒿於數品中頗同武官麤數品雖異饌置之醬可乎猶材各有施豈必皆吾徒公綽優爲老劣於滕大夫大抵食如士取之非一塗君詩誌其味食經有董狐彼哉黿羹指鄧棺終莫逋彼哉萍虀手竟死珊瑚株寧如醬以蒿不出本草圖盎後人好奇一洗腥砧鈇爲謝饞祟鬼渠今離我軀

又

翌日又為履道所戲其意似欲窮吾技再和前章書呈伯玉

菽可為炙啖博哉釋草儒奈何騷人詠不與蘭茝俱青青發陳荄嫩勝稊生枯面柔似張禹氣冽如申屠忽逢易牙口一日登君厨君兄昔在日作事太廉隅宦遊三十年不治一室蕪甞載米之郡政如置水盂不義獲八珍棄之猶堇荼相對話終日茗椀無鹽酥見客惟恐遲遇飯不擇麤無食但有名窮不亦宜乎我本寒素士臥雪袁司徒臭味偶相似豈是敦薄夫見君食蒿醬取嘲

於仕途和君蒿醬詩緼袍隨衣狐詩醬丙清苦此債無由逋蒿荻無棄材奈此蒼松株何當列錮甕一依饔禮圖唯聞廣廷樂不見轅門鈇此日雖無醬猶堪養羸軀

元裕之以山遊見招兼以詩四首為寄因以山中之意仍其韻

石華政可挼負我孤舟篷胡為紅塵裏擾擾槐安宮山間綠蘿月一照千巖空洪崖去不返清游誰與同空餘松根泉雜佩流無窮人心蹢泥滓不如與天通舉頭視

霄漢浩露洗心胸

日月兩角蝸天地一粒粟老盆可徑醉豈擇瓦與玉大笑區中人朱門丐粱肉清曉登少室日夕眺王屋紫烟睎吾髮碧霞貯我腹溪中有白雲萬事付濯足物物愜幽情不獨蘭與菊

南風入桂樹高葉碧崢嶸舉手戲攀折上與雲烟撐黃金閶白玉遍地光晶熒笙簫座間發鸞鶴空中鳴浩歌山谷應起舞衣裳輕一罇石上酒如我浩氣盈目送飛

鴻盡青雲萬里平

國風久已熄如火不再然流為玉臺詠鉛粉嬌華年政須洗妖冶八駿踏芝田青苔明月露碧樹涼風天塵土一一盡象緯昭昭懸寂寥抱玉辦爭競搖尾憐辛有元公子不為常語牽

許方郵即事 聯句體

披熱達許方山巔青漫漫野黄麥初割畦緑蔬纔灌春蘸蕣葉深巷樹春花亂烟長見新冶風遠聞清鍜濯衣

女在溪販鐵人棲館牆危壘破石路黑沾遺炭山雲頃刻雨沙地須臾膜鐸鳴駕犢畊草密防雞散繰餘殘繭挂釣罷么絲貫沽酒有客賒鬻李何人嗅扑慘官始威牒煩民更玩歷險小車多逢人赭衣半縣遠肉難求山近寇可逭何當卜隱居尋我杖藜伴

梁山宮圖

梁山宮高高切雲秦家簫鼓空中聞宮殿作雲王作龍何人敢謁滈池君珠園翠繞窮天下道上行人衣半赭

不覺生靈血液枯化爲宫上鴛鴦瓦朝盧生莫侯生師事二人學羨門焉知以政藏其身神仙亦死何曾神空能詐取六屠國不識盧生真間客種成間隙盧生去尚令道士作鬼語祖龍竟蹈此機中以璧見欺猶未悟魚腥引得扛鼎來梁山火滅漢旗開何如後世丹青手一夫不役千樓臺梁山之圖却傳世梁山之宫安在哉

跋伯玉命簡之臨米元章楚山圖

巴東峽壁如駮霞天鑿荆門當虎牙下有奔湍沉碧沙

直衝北固如投家雲烟昏曉互明滅朝看沃日暮吞月
遠山如指近如拳過客那知空一瞥高人廬此恨來晚
不厭孤蓬疊往返莫言造物好窮人許大乾坤富君眼
以心為鏡照諸山山如人面紛殊顔扁舟日日青山上
青山却在滄波間人道癡兒固貪取我怪高人亦如許
已將胸次枉長江更把豪端扛巨楚蒼列楓林葉浮舸
巧促魁梧入幺麼丈尋收拾無邊春千里遊遨坐中我
自此頭吳尾甌越蠻烟五月髠人髮江山多處乃爾毒

始信中原天下甲楚山可覽不可上水氣昏昏且多恙畫山縱不到真山有楚之峯無楚瘴靜明居士見山饞想在菴中得飽忝戲呼老李臨君畫已生君貪我更貪

秋雨小霽湖陽道中

一雨初晴菊瘁花朝來啼殺報晴鵶地鄰異域空懷古人對殘秋更憶家十月紅爐是明日往年新火醉流霞忽忽又上湖陽道何處還堪駐客槎

秋望

雲氣東南壯風烟正北長遠人投屋小寒草帶城荒馴鴨便秋潦饑牛背夕陽閒情儘堪畫未要雨浪浪

堂谿城南感寓

斷岸崩崖帶草長茂林高塏晚生涼田頭經水成駒臥雲色因風變狗蒼戰地尚餘唐壘柵故城曾入楚封疆牛童趂日貪捫蝨那解興亡事可傷

俳優

施能賈晉移君貳旃解譏秦救陛郎多少諫臣翻獲罪

却教若輩管興亡

李道人家山圖

見說高齋任太行溪山襟帶古祠堂主桐葉落周家雨鐵樹根盤晉國霜烽火不堪嘲夜月畫圖猶可挂殘陽自憐不及汾州鴈春去秋來過石梁

李道人嵩陽歸隱圖

城郭維崇井里維通冠蓋維錯紈綺維叢云誰之子招子歸嵩舍我箏筑樂彼潺淙食彼瓦缶遺我鼎鍾云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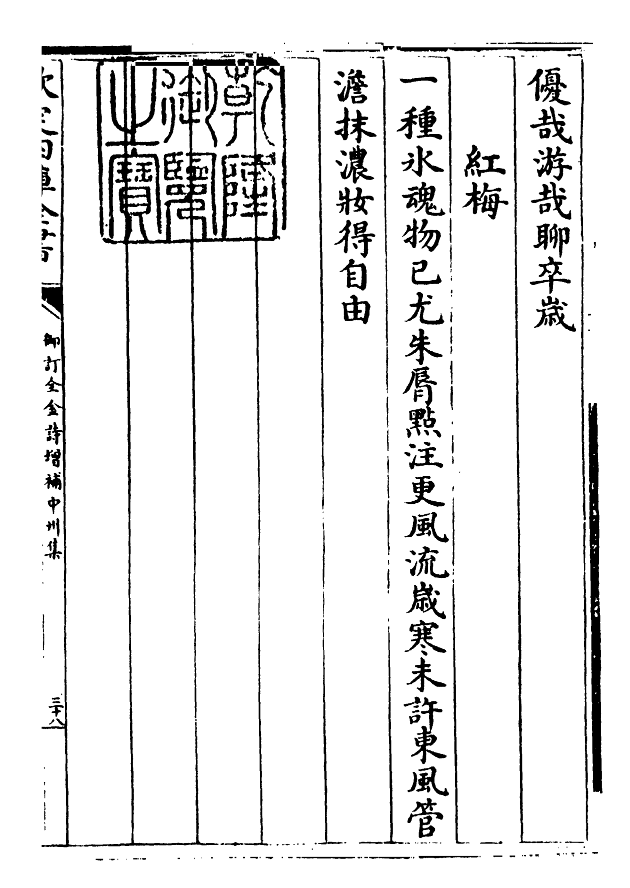
之子繪子歸嵩離人友鹿避俗朋松石齒我足泉瘻我
嚨吾恐時人笑子歸嵩有山有怪有水有龍盜出寇沒
嘯兕咻熊吾恐狂人誑子歸嵩子謂吾言決意歸嵩歸
嵩何如如鴻避弋如鶴脫籠與幻俱化與化俱融是以歸
嵩南山重重翠如植葱北山隆隆紺如堆銅仰嵩俛嵩
雨濯雲烘嵩之為我我之為嵩我聞子言衣如張風心
先去鳥層雲盪胸静言思之富為目嵩貴為心蓬飾說
於今詎知任公歸嵩良是生竈脫筒子不歸嵩送子歸

嵩

陽夏何正卿作疊語四句未成章予復以疊語寄

之凡四變文

緼緼蠢蠢何等民矯矯亢亢内守貞昂昂藏藏獨異俗落落莫莫不厭貧歸歟歸歟且餬口鳳兮鳳兮德衰久樂云樂云無絃琴命乎命乎一杯酒匪饘匪餰故為藏避言避世必也狂至大至剛秣吾馬爰清爰淨脩我牆用之捨之時所係晉如摧如寧復計暖然淒然任春秋



優哉游哉聊卒歳

紅梅

一種氷魂物已尤朱脣點注更風流歳寒未許東風管
澹抹濃妝得自由

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十九